



# 爲什麼要祈禱

薩萊著

周士良譯

上海教務代理姚准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# 爲什麼要祈禱

Caston Salet: s. j. "Pourquoi prier?"



——天主教的求恩祈禱——

## 一，祈禱問題

祈禱不只是人類宗教生活的有用或必要成分，祈禱就是宗教。

古今大思想家都有這種見解：

第三世紀天主教學者柯利振(Origène)說：「真正的教友，『一生是一次大祈禱。』」

聖多瑪斯說：「祈禱是宗教的專門工作。」

馬丁路得說：「鞋匠製鞋，裁縫成衣，教友該祈禱，祈禱是教友的職業。」

十八世紀德浪漫派哲學家諾法利斯(Novalis)說：「宗教教人祈禱，和哲學教人思想一樣。」

十九世紀基督教神學家薩巴底埃 (Sabatier) 說：『一部祈禱史，或許是一部最佳的人類宗教史。』

海勒 (Heller) 說祈禱是靈魂的機構：『做人沒有別的意義，做人不過是祈禱。』宗教史家，人種學家提供許多事實，證明上面徵引的話，並非個人的私見：人類是捧着手在祈禱。

但是奇怪的事情來了：不論原始宗教或進步宗教，不論崇拜泥塑木偶或玄妙神明，不論赤道森林中的未開化民族，第四世紀雅典白石高壇上的希臘人，清真寺中匍匐在聖氈上的回教徒，猶太聖殿前端立在石階上的先知，或隱修院高牆內的聖女小德肋撒，任何祈禱，有的脫口而出粗俗質樸，有的婉轉得體精緻絕倫，任何祈禱，都不是單在表示欽崇感激，承認自己的虛無，任何祈禱都像談話，像坐在母親膝上的孩子，向天主訴苦，撒嬌，要東西，得到後便手舞足蹈，任何祈禱，都像要扭轉乾坤，要照個人的意思改變歷史。

這種祈禱，可以名爲『求恩祈禱』，引起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柯利振早已清楚提出：『假使一切照着天主的決策進行，假使天主言出如山，決不反悔，那末祈禱不是再傻沒有了嗎？』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攻擊祈禱不遺餘力，其實不過把柯利振的話改

頭換面，說得激烈些，並沒有新的發明。

祈禱求恩？天主無所不知，不是白費口舌嗎？天主的意志，至高無上，一仍不變，向天主求恩，不是肆無忌憚嗎？向天主求恩，不是把天主看作懵懂糊塗，毫無主意的凡人嗎？福耳特耳（Voltaire）說的很對：『向天主祈禱，因為已經把天主搓得和我們一模一樣，把天主看成坐在龍庭上一會兒震怒，一會兒霽顏的皇帝！』

本書的目的，在研究天主教祈禱的理由，特別是求恩祈禱——最大眾化的，如求霖雨，求豐稔，最大胆的，如求靈蹟——的理由。

本書着重天主教的祈禱，因為和我們有特殊關係，而且範圍已經太廣了。況且宗教史家，就算反天主教的史家，也承認天主教是祈禱的大本營，『天主教外的祈禱，比起天主教的祈禱，真是貧乏得可憐。』

但是論天主教祈禱之前，關於教外的祈禱方式，有應該注意的幾點，我們先作一扼要的介紹，從此可以確定問題的範圍與解決的線索。

## 二、原始民族的祈禱

對於現代未開化民族的宗教生活，很難作深入的研究，同時把他們與原人相提並

論，難免臆斷。至少，這些民族沒有受我們文化哲學的薰陶，從他們的祈禱可以推測人類祈禱的原始狀態，最基本，最幼稚的形式。

他們的祈禱，第一個特徵是自然，合乎人情，沒有矯揉做作；是弱者，痛苦者，向一位有能力，能改善生活的神明，發出的呼聲；用聖經上的話法，他們『向神吐露出自己的心。』

他們的祈禱，最現實，完全切合日常生活。求的不外乎飲食，疾病，狩獵，戰爭；『神，給我們勝利，幫我們為死者復仇。』『神，給我們平靜的湖，調勻的風雨，不要使船隻出事：』

這的確是宗教性的祈禱，因為承認神的絕對主權：『你一舉足可以粉碎我們，像我們踐踏螞蟻一樣。』表示絕對的信任心：『主，我們是你的孩子，我們哀求你：』有時特別標出神人的父子關係：『不論遭遇什麼，我總這樣說，這樣想：神，你是我的父母；我睡在你膝下；你是山谷之主，樹木之主，花卉之主；明天太陽照舊上升，我不知道將在哪處。誰是吾父母？只有你看見我，保護我：』有時要求的極高妙：『讓我在你身邊，你在我身邊。』祈禱的對象，絕不是一抽象的，與世界隔絕的神，常是一有意志，在世界上活動的神：『你知道一切，你認識我，你知道我在那裡，你

聽見我的話：『讀了他們的禱詞，自然會聯想到聖維雅納的話：『信仰，不過是向天主說話，和對人說話一樣。』』

原始民族的祈禱，的確非常自然動人。

但是也有差的部分，被物質腐化的部分。祈禱配合他們的生活，難免受生活的支配：範圍太狹窄，有時差不多物質化了。大部分祈禱，只求物質的需要：『給我們孩子，煙草，麥子，牛羊！』有時愚蠢可笑：『讓我痛飲不醉！』太着重物質的祈禱，不能充分代表人的祈禱。人不只需要酒肉，酒肉不能解除另一種飢渴，這種祈禱完全忘記了人的精神飢渴。

此外，他們祈禱，大都只爲了應付環境，『急來抱佛腳』，患難一過，神就拋在九霄雲外，因此祈禱對於他們的宗教生活，不會發生教育作用。

最後，這種祈禱的最大缺點，是非但不提高人，反而降貶神。他們眼中的神，都有缺陷，有限制，都受多神教的帶累。神的道德並不那麼高明，求他幫助盜竊報仇，不會碰釘子的，只消先用禮物犧牲孝敬好：『假使我能殺死某人，平安回家，我給你一條棉被：』所求不遂，可以毫不客氣，向神問罪：『我們並未虧待你，你爲何這樣慳吝！你不改變態度，我們要丟開你了！看你怎樣，你只好找蝗蟲充飢！』

總之，野蠻民族的祈禱，太幼稚，毛病太多，不能說明人類祈禱的整個意義。

### 三、古代宗教的幾種祈禱

人不論進步到什麼程度，總脫不去「原始型」；宗教不論發展到什麼境界，總保留着原始祈禱，有時比較精巧，有時反而退化。

祈禱在古代文明世界中，究竟有沒有發生變化呢？

對於古代希臘人，有人下過很嚴厲的批評：「從沒有一文化這樣高的民族，有這樣幼稚的宗教。」甚至有人說：「以神的觀念而論，現代非洲野人還勝過希臘人。」希臘雖然有莊嚴的白石神廟，隆重的迎神賽會，但是希臘宗教，比起原始宗教，反而退步。希臘神話中的神道，不過是些比常人更強悍，更放蕩，更危險的人物，不能列為真正的神明。因此祈禱是搖尾乞憐，祭祀是夤緣賄賂。

但是從學者的著作中，可以看出當時還有一種比較高尚的宗教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祈禱佔很重要的位置，晨夕祈禱，遇有要事，也行祈禱，希臘人並不是普通想像中的無神論者，「無論智愚，隨時隨地，事無大小，必先禱告神明。」（柏拉圖語。）

祈禱的目的，普通不離物質，但也有例外：「賞賜我們德性與幸福。」「神，增

加我內心的美麗。」

有時表示出絕對的信心：「修斯大神，不管我們求不求，常請把好的給我們！」他們知道任何宗教儀式，不能離開精神的努力：「不以神為模範，不能得神的愛。明哲的人像神，所以是神的朋友。我們該祭祀神明，用祈禱，祭品，儀式，和神明聯繫，這是人生最好最幸福的事。」

上述祈禱，以神明照臨為基礎：「我雖看不見你的面容，却聽得你的聲音。」最後目標是增進神人的聯繫。一切宗教的最後希望：「天人相契」，從此發動了！

#### 四，祈禱與哲學

現在該看哲學家的祈禱了。一般而論，哲學不祈禱。哲學家，如柏拉圖，推崇祈禱，剷除祈禱的不良成分。但是哲學，在古代已經仇視祈禱，到了現代，更肆力攻擊祈禱。

照教外哲學家的看法，祈禱，求恩祈禱，應該打倒，因為祈禱設想神人相類，神人接觸，神隨着祈禱者的意志而轉移：

一，神決不是祈禱者想像中的神：「不論泥塑木雕石刻金鑄，不論加上各式抽象



的美名，誰想面前有一人格的神，向他致祭禱告，便是迷信。」

八

二，神，誰也不能向他說話，照社會上晉接往來的辦法，向神祈禱求恩，真是笑話：「誰敢說人與神能發生關係，以人擬神，真是胆大妄為！誰敢說神與人，像世間父子朋友一樣？」

三，神決不會改變主意，塞奈加 (Seneca) 說：「運命決定一切，不因祈禱而轉易。」斯賓挪莎 (Spinoza) 說：「世間一切照着神的意志，神的永久決策而進行，換言之，一切都遵照永久而必然的法則。」哈特曼 (Hartmann) 說：「祈禱真傻，神決不因我們的祈禱而改變世界的一絲一毫。」

因此發乎自然的祈禱是迷信，思想家應該排斥它。

那末任何求恩祈禱都在摒棄之例嗎？不，但是該提高到超越世界的水平線上；『不要照你的意思求神，該求偉大的事物，什麼能比神更偉大呢？因此該求神聖的事物。』

進一步說，最好是什麼也不求：『該像奴隸一朝恢復自由，昂首向天說：聽憑你，隨你吩咐，我是你的，決不反抗；』逆來順受，樂天知命，比祈禱好得多了。

而且單純的崇拜，也比祈禱高明：『大造的宰制，沒法形容。我們明理的話，除

了贊嘆外，能作何事？工作時，飲食時，也該歌頌神明。偉大的神，你給我工具，給我雙手，使我生長，使我安息……』

這種見解的卓越，誰也不能否認，可以和天主教的祈禱媲美。

但是仔細研究一下，便可以看出哲學家 and 教友有很大的區別。他們並不意識到本身的無能。弱不經風的人，該目空一切，並不需要神。塞奈加說：『求神賞你良好的精神！傻瓜，你自己就辦得到！』福耳特耳說：『盡好我們對神的責任，恭敬正直，這是最好的祈禱。』顧約（Guyau）已經預言宗教的前途了：『最高尚，最神聖，最自然的祈禱，便是合乎道德的行爲。』

假使事神莫過於道德，道德在乎人爲，祈禱不是多餘的嗎？健步的人用不着拐杖，康德說：『進步的人，不必祈禱。』

有人以爲祈禱是一種精神訓練，和健身的早操類似。勒南（Renan）說：『祈禱不過是自勉自慰罷了。』自慰一定需要神嗎？祈禱本來是對話，現在變了獨語。顧約說：『祈禱的最高方式，是思想。』

反對求恩祈禱的哲學家，都以神爲『無人格的本體』，爲『太極，太虛，大自然』，人神不能有意識情感的接觸，當然也不能有祈禱。

歸納起來，哲學家認爲最合理的祈禱，是提德羅（Diderot）式的祈禱：

十

「神，我不知道你有不有，但我設想你在我心中，行動時，當你在我的面前。我什麼也不求，因爲世間一切，出於必然，假使你沒有，則世界本來如此，假使你有，則由於你的決定。假使有來世的話，希望你來世賞報我，雖則我今生所作一切，只爲我自己。我做好，並沒有賣力，我作惡，也沒有想到你。不管你有不有，我常愛真愛善，恨惡恨詐。我這七尺之軀，是永久物質的必然湊合，或許是你創造的。假使我幫助別人，是由於身體的組織良好呢，或出於自由意志，或靠你暗中協助，這爲別人毫無關係！」

祈禱變成文人掉筆桿，賣弄才思！

祈禱求恩，太天真！哲學家不肯天真，竟變成了「無神」。宗教也聯帶推翻。或許他們還沾沾自喜，以爲信守「自然宗教」。其實「所謂自然宗教，既不自然，也非宗教，你走遍天下也找不到！」

哲學家對於祈禱的看法，違反人的宗教傾向，也就是違反人性，我們當然不能接受。但是我們一面保留了「原始型」，一面總帶着幾分哲學家的氣息。上述哲學家的見解，雖然結論流於偏至，其中或許有若干正確的觀點，有值得研究的問題，我們不

能一概棄置。

## 五、舊約上的祈禱

舊約上的祈禱，和自然神教背道而馳，舊約沒有想到；更好說根本不管哲學家的批評。粗看起來，和原始民族的祈禱很接近：

祈禱是向天主發出熱情的呼聲：『上主，我向你呼籲，請你不要充耳不聞。』聖詠二十一首

祈禱是和天主談心，求豐稔，求病愈，求收復國土，求擊敗強敵，生活所需，都可以求；害怕痛苦死亡，計劃報仇雪恥，內心的真情，無所隱諱：『願壓迫我的人失勢，使他們驚惶失措：請你重重打擊他們：』耶肋米亞書十七章十八節

求天主，因為天主無所不在，彌綸六合：『上天，你在天上，入地，你在地下：』聖詠一三九首

求天主，因為天主有生活，有人格，不是螭魅魍魎：『雅威是真天主，是活天主，他一發怒，天地震動。』耶肋米亞書十章十節

『發怒』，因為天主不是漠不動情的神。人類各式情感，都可以拍在天主身上，

他震怒，他猜忌，他報復，但他也肯寬赦：『父母寬恕子女，天主也寬恕敬畏他的人，因為他知道我們是泥土。』聖詠一〇三首

驕蹇冷酷的神，是宗教的大敵，先知們因此竭力刻劃出天主如何富於情感，責罰後會後悔：『我慈心大動，我不該逞一時的怒氣。』歐瑟亞書十一章九章

因此人能哀求天主，說服天主，感動天主。

這天主極關心人類，他不是詩人，是世界舞台的主角。『現象』，『自然法則』，這些名詞，太呆板，都要不得。世界上一切活動，都有天主主持：『你創造昴星和參星，你使死蔭變為晨光，使白日變為黑夜：』亞毛斯書五章八節

他發動戰爭，擊潰仇敵，他帶來疫癘饑荒。

他撫牧全人類，他是宵旰圖治日理萬機的賢君，他創造人類的歷史，盛衰興亡，悲歡離合，一切由他操縱，一切聽他決定。

他是全能的天主，必要時，當然能發顯靈蹟。

對着這無所不能關心世界的天主，誰也會屈膝祈禱，發出大胆而信賴，恭敬而誠懇的呼籲。這種祈禱保留了原始祈禱熱烈自然的風格。

但是舊約祈禱提高改變了原始祈禱的精神。

舊約的祈禱不偏促於物質生活，或一時成敗。它知道真正的好壞是道德方面的善惡，真正的幸福是守法，奉行天主的意旨：『我喜悅守你的誠命，勝過金銀財帛。』聖詠一一九首罪惡比病痛更壞：『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塗去我的罪孽，求你爲我造一純潔的心。』聖詠五十一首

人一面自慚形穢，一面企慕天福，自然容易安貧樂道，做屨富貴。因此祈禱者對於天主抱着絕對的信心，這信心經過劇烈的內心鬥爭，逐漸滋長：『天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什麼也不缺乏，即使我行經死蔭的幽谷，我也不畏懼患難，因爲你與我同在。』

#### 聖詠二十三首

舊約懂得祈禱的目標，不限於個人的利害。天主正在進行建國的大工程，需要每人協助，每人該爲此祈禱。只有天主的仇敵纔是我們的真正仇敵，天主的勝利纔是我們的勝利。因此過去憤世嫉俗的心理，澈底改變；求敵人的覆滅，只爲改善他們，只爲伸張公義，只爲造成天主的勝利。舊約的祈禱節節上升：『我們照亞郎祝福人民的話求你，請你垂允我們的祈禱，希望普世萬民承認你是世界的主宰！』德訓篇三十六這種祈禱已經和原始祈禱大相逕庭了。

天主不是原始民族想像中貪得無厭，不辨善惡的凶煞了，天主是至聖至公，祈禱

者該以聖德正義爲準備。

十四

天主既是萬有，既是無限的絕對的美善，祈禱的最後目標該是天主本身：

「在天上，除你以外，我有誰呢？在世上，除你以外，我也沒有喜愛的。我身我靈業已枯竭，然而天主是我的力量，親近天主，是我的福樂。」聖詠七十三首

這是舊約上最美的祈禱。後人稱，誰想祈禱，該向以色列人學習，並非過譽。

## 六，基督與祈禱

舊約的祈禱，還不算完備，不能解決祈禱問題。舊約上的天主，很多和人相似之處，我們究竟該怎樣看待天主？舊約的祈禱，普通也不外乎飲食，我們怎樣解釋？我們能不能襲用不革？

對於這些問題，基督都答覆了。基督降世，不爲推翻宗教，是爲完成宗教，對於宗教的中心問題，當然不會撇下不管的。有人稱基督爲「歷史上最偉大的祈禱者」，基督對於祈禱有極大供獻，差不多再造了祈禱。

基督接收了過去一切祈禱：本諸天性的祈禱，舊約的祈禱，解答了各方面的責難。基督並不減削祈禱的本質，不過加以整頓清理，使它完全適應人心的需要。

## △基督論祈禱▽

祈禱與「神，人，世界」三種觀念有關係；基督論祈禱也以這些基本真理為出發點。根據福音：

一，天主是全能的，至聖的，是世界的主宰，不是哲學家眼中，與世界漠不相關的玄虛。

天主是慈父，對於世界愛護備至，田中花卉，尙且得到天主的注意，嬌弱的人當然更得天主的愛憐。

天主是每人的慈父，芸芸衆生，並不能分散天主對每一人的愛。

天主愛人，以所生獨子賞賜世界，其他一切，當然不會吝而不與的。

二，人不是宇宙間的塵埃，不是大群牲口中的一頭牛馬，也不是天主創世時，拋出來的生命微粒，隨風飄蕩，自生自滅。

在天主眼中，人有一定的歸宿，有意想不到的偉大與價值。但是人極脆弱，需要不斷照顧；人好像新生嬰孩，離開天主的懷抱，便不能生活；天主也歡喜聽這孩子的啼笑：人離不開天主，天主好像也捨不得人。



三，世界不是十八世紀哲學家所說的一部碩大無比的機器，這機器轉動時，人該一聲不響任它磨折。世界也不是受冷酷無情的法則——天主也束手無策——的支配。世界是天上慈父爲人類起的別墅，世界是爲人造的，人是世界的中心，是世界所以存在的原因。因此天主能爲人的利益，暫時改變自然的規律。

基督對於『神，人，世界』的看法，提醒我們，更好說督促我們祈禱，像子女對於父母，天真無邪的祈禱，像和天主談話的祈禱，向天主請求一切真正與合理需要的祈禱。

基督親自訂定了祈禱的標準：『天主經』，教我們抱着絕對的信心，向天主請求人生的必需品；天主經是祈禱最完備的格式。

### △降生與祈禱▽

基督的教訓，不限於言語；聖奧斯定說：『基督是天主的言語，他的行動，生活，都是言語。』因此基督說的，做的，基督本身，爲我們都是天主的啟示。研究祈禱，該從此着手。

祈禱最後，最完全的理由是『降生』，天主降生爲人，一面接受我們的祈禱，一面向天主祈禱。

## △向降生的天主祈禱▽

『斐理伯，誰看見我，也看見父。』若望福音十四章九節 在基督身上；可以隱約看出天主的神儀。基督是天主，是天主取人身而說話，行動，生活。因此基督本身，比了任何理論，更能證明天主不是麻木不仁，與世相遺的神，更能證明『對話式祈禱』的可能性。天主降生後，我們可以向他說話，看見他，親近他：人類的理想終於實現了！

向降生的天主，我們可以說人的話，可以和他促膝談心，可以向他訴說苦境，可以請求他，像求別人幫忙一樣：『主，賜我雙目復明！』路加福音，十八章四一節『主，請你治好我的癩瘋！』瑪竇福音八章三節『主，你心愛的人病了。』若望福音十一章三節『主，我的女兒快要死了，請你快去。』瑪竇福音九章十八節

這降生的天主，親耳聽到了人的話，他動心，他也用人的言語答覆了：『我願意，你的病好了！』瑪竇福音八章三節『只要相信，有信心的人，什麼都辦得到。』他應允了，照求者的意思做了。瑪竇福音九章二二至二六節有時他開始拒絕，但最後依舊答應：『婦人，你的信德真大，一定使你如願以償。』瑪竇福音十五章二八節

基督批准了，確定了祈禱的價值。我們向無聲無臭的天主說話呼號，等待他的答

覆，並不是捕風捉影，自欺欺人！

我們有理由拒絕哲學家所稱「神是鐵石心腸，神受自然法則束縛」等種種謬說；我們有理由向神訴苦，和神談日常生活，必要時，向神求靈蹟，挽回神永遠的意旨。

基督在上述幾段事蹟中，透露出祈禱的內幕，祈禱在天主與靈魂間斡旋的秘密經過。基督收納祈禱時，就用自己的權力，確定了祈禱——訴苦，求恩，求靈蹟——的價值。

### △降生天主的祈禱▽

基督是人祈求的天主，也是祈求天主的人。

基督祈求天主，以父子關係為基礎，完全本着恭敬孝順的心情；因此基督的祈禱，不是暫時的動作，是靈魂的常態，是內心與聖父歡聚。

基督的祈禱，主要在欽崇感謝：「父，我感謝你！」若望福音十一章四一節但也求恩：在山園中，瑪爾谷福音十四章三二至三九節 耶穌顯出他是真正的人，荏弱的人，遇憂患也恐怖戰慄的人；他向天主說出內心遏止不住的反感：「父，請使這苦爵遠離我。」他哀求天主的全能：「父，你什麼都能做！」希望天主顯靈蹟，另作措置，免除這慘

酷的痛苦。這完全出於真情，沒有半點虛偽，不是裝腔作勢，單爲勗勉後人。耶穌不是超人，是真正的人，假使他沒有和我們一樣的感覺，不能算是人。耶穌的服從精神，犧牲精神，正因情感的蠢動而獲致全部價值：『假使可能的話，假使靈蹟不違反我的使命，你交給我的使命：但是照你的意思做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因爲我的惟一志願是承行你的意旨：』

這一段祈禱，發乎至性，帶着滿腔熱忱，身處絕境，希望靈蹟打破難關，一面却絕對信任聖父，完全聽憑聖父自由處理：這是求恩祈禱的絕唱。

因此有人說耶穌在山園的祈禱，是祈禱史的頂峯。

## 七，天主教的祈禱

說耶穌基督是最偉大的祈禱者，這還不够，實際，世界上只有一人祈禱：基督；天主只愛聽一種聲音，基督的禱聲。

天主教祈禱的方式與原則，完全根據福音，因爲天主教不但承襲福音上向基督的祈禱，也繼續基督向天主的祈禱。聖奧斯定說：『基督爲我們祈禱，接受我們的祈禱，同時也在我們心中祈禱。』因此天主教的祈禱和福音上的祈禱是一貫的。研究天

主教祈禱的性質與意義，該明瞭這一點。

天主教的祈禱，是向天主說話，承認天主在我們面前，注視我們。降生與蹟常照耀着世界，和兩千年前一樣，耶穌是『愛瑪努爾』，『主與我偕』瑪竇福音一章二三節。耶穌與人類相偕，不只短短三十年，耶穌在巴力斯坦的生活，不過是降生的發端，天主降生爲人，便永久與人類同居共處，雖然肉眼看不見，耶穌伴着每一人走人生的道路：『耶穌是過去的，是現在的，也是將來的。』

### △祈禱不限於求恩▽

天主教的祈禱表現整個的人，人的內心，人的一生。

因此祈禱的主要作用：

是崇拜，承認本身的虛無：『我是有，你是無。』

是歌頌，稱揚天主的美善：這是教會經文中常見的主題；

是感激，教會的集體祈禱，彌撒，主要是『感謝祭』，『Eucharistie』。

由於這三種作用，天主教的祈禱與原始民族的祈禱，有天壤之別。哲學家指斥祈

禱不過想利用神，是變相的巫術，至少天主教祈禱沒有這種嫌疑。

古今有志之士，潛心參道，契合天人，知道神明恍惚，蕩蕩難名，却紆尊就卑，覆載群生，天主教的祈禱，正和他們的志願暗合。

### △天主教對於求恩祈禱的立場▽

天主教的祈禱依舊是求恩祈禱。教會禁止一切反對求恩祈禱的學說。有人以為求恩是缺乏信心，不肯修身俟命，或以為福音上『求則得』一語，不是為得道的人說的；種種錯謬見解，都經教會駁斥。

當然教會也贊成各人把自己完全委付於天主手中，得天主聖神的特佑，我們祈禱時，有時能拋開一切望慮，像芬乃龍（Fenelon）的祈禱：

『主，我不知道該求什麼，你却知道我需要什麼；你愛我，超過我自己；我不敢求你，不敢求苦難，也不敢求安慰，我只獻上我的心。打擊我，治療我，磨折我，提拔我，不論你如何處置，我即使不明瞭你的用意，也甘心接受，我沒有意見，我只供獻我的心，我是你的。我只願承行你的意旨。請你教我祈禱，請你在我心中祈禱。』

讀了這種禱詞，誰不動心？

但是教會決不排斥求恩祈禱，因為排斥求恩祈禱，等於推翻福音。

教友該知道求恩祈禱是心的訓練，靈魂的學校。聖奧斯定說：「祈禱的目的，不在啓發天主，在建設人。」名雕刻家羅丹（Rodin）說：「教友是祈禱所雕刻的超人。」

教友知道祈禱第一個效果，是祈禱本身，是「靈魂的反映。」（聖多瑪斯語）祈禱時，天人結合，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。

教友還知道，和天主結合，不是降低天主，是提高人。第阿尼削（Denys l'Aréopagite）發揮得最透澈：「祈禱好像一人緣『通天索』上升，本人覺得雙手不斷把繩往下拉，實際却是身體向上升：」

教友誦「天主經」時，該懂得祈禱的目標，第一是天主本身，天主的聖旨，天國。巴斯葛（Pascal）說：「天主外，什麼也不能滿足我的慾望，我只追求天主本身。天主！我求你，為獲得你！」

最後，教友都知道「天國」是什麼，知道天主要每人為建設天國而努力。舊約上的聖賢，看到天主的建國方案，不禁歡欣雀躍，我們當然能沿用舊約的祈禱。舊約的

祈禱果然太富於復仇氣味，太着重現世成敗；教友只消用基督的精神使它昇華後，便可以全部接收過來。基督的精神是：恨罪惡，却愛罪人，協助他們轉好；渴望公義與聖德，不汲汲於今生的舒適；等待天主的勝利，不孜孜於人事的如意。

教友想起世界，想起水深火熱的人類，還好意思爲了一些頭痛，爲了買獎券想發財而麻煩天主嗎？基督帶來生命，教友只求生命，爲本身，爲全人類，求天主的生命。

### △爲何求精神的恩惠？▽

求聖寵，求救恩，很像多此一舉。天主願意給我們恩惠，希望我們得救的心，比我們自己還熱。而且恩惠的分發，該適合時宜，天主會對症下藥，用不到我們自作聰明，要長要短。當然，祈禱不勉強天主：天主佈施恩惠，並不受祈禱的影響；天主的行動，絕對自由，不受外物的干涉。但是天主願意我們祈禱後纔獲得恩惠，天主願意祈禱與恩惠有聯帶關係：理由是顯而易見的：聖多瑪斯說：「祈禱的效果是促我認清本身的貧弱，燃起我們的希望與志願，這正是獲致恩惠的應有準備。」

天主在祈禱與恩惠之間，設下一條聯鎖，使祈禱發生實際的作用。聖多瑪斯說：



「誰說祈禱沒用，等於說不行而前，不食而飽。」

### △求麵包▽

除天國外，天主還要我們爲生活所需而祈禱。耶穌不願意我們的祈禱，憤世疾俗，自標清高：我們該懷着同一坦白，認真，自然，依賴的心，一面爲生活，爲飲食，爲健康而祈禱，一面爲赦罪，爲天國，爲改造人類世界而祈禱：這是天主教祈禱的另一特徵。

爲日常生活而祈禱！你一定覺得這種祈禱俗不可耐，缺少詩意！其實這正表示你甘心生活，正視實際生活，詩意不能充飢的。我們的生活，是天主授予的，我們該提高生活，生活也會提高我們。

況且誰能嚴格分清物質與精神的界限？我們最高超的行動，也受散文化的現實支配。體格與精神的健康，普通難分難解，那末求生命，當然也該求麵包。

話雖如此，求麵包確是祈禱問題中最易受人攻擊的一點。

說起求麵包，誰都要問：「天主洞悉一切，天主全能，天主不是頂疼我們嗎？」

我們生活所需，天主一定會供給。況且經驗告訴我們，飲食該用勞動爭取，飲食取之於大自然，和飛鳥花卉並無多大分別！

信仰與經驗並不反對我們爲麵包而祈禱。

最好先聽聖多瑪斯的解釋：『我們不能因天主制定自然法則而坐享其成。天主使五穀生長，但也要我們勞動播種，我們操作正好完成天主的意旨。同樣，天主給我們飲食，並不豁免祈禱，相反我們正該祈求天主願意給我們的東西。天主會給我們，我們也該祈禱。』

爲何天主定下這種手續呢？爲何天主硬要麵包與祈禱發生關係，要人在勞動之外，還靠祈禱獲致飲食呢？

名醫師卡勒爾（Dr. Carrel）說：『祈禱不是只爲教天主想起我，也是使我想起天主。』人都健忘，極易把天主放在腦後，生活的最大危險，是遺棄天主。雙手萬能，誰都有這種傾向，該不斷提醒我們記憶福音上有關神人世界的根本立場，祈禱便是方法之一，或許是惟一有效的方法。

假使天主只是宇宙物資供應局的局長，世界大工廠的總工程師，假使世界只是各

種勢力因果關係的必然組合，假使人只是一包工工人，單靠臂力，只管製造包裝，等待月底領薪，祈禱的確很難找到立足的餘地。

但是天主是慈父，不是普通經理先生，人是天主的兒女，不是天主僱傭的工人，世界不是一部法典，是人類孝愛天主獲致幸福的工具：『真心愛天主，則百事亨通。』  
保祿致羅馬人書，八章二八節。

我們祈求每天的飲食時，祈求消災弭禍時，都有這種觀念。最平常的祈禱，是一部宇宙哲學，是一冊世界史論。

教友向天主求得的麵包，和別人不求而獲的麵包，成分滋養不是完全一樣嗎？不，大不相同，只要你承認人不是一部普通消化機器。

一人只知道麵包是自然與人工的後果，麥子經播種收割碾磨發酵焙製而成麵包，出錢購買果腹；另一人認為麵包是天主的恩賜，是天主利用自然人工，供我三餐，長我育我；這兩人當然不同。

對於疾病災難也如此。人認為疾病的痊愈，不過在乎治療得法，一人看出是天主俯聽祈禱，特別照顧，這兩種看法當然不一樣。

前者把人看成畜生，近視愚昧，完全被感覺縛束的畜生；後者把人看作天主的子女，世間一切都出於天主的愛。前者只知道自己是宇宙機械的一部分，受固定法則的支配；後者認清自己是由天主創造，是真正的人，蒙天主給予人的待遇。因此，祈禱看去像卑躬屈節，實際使人揚眉吐氣，『人屈膝時纔顯出他的偉大。』

這世界能看成各種因果錯綜的世界，也能看成天人相愛心交神契的世界。第一種看法，不能說它錯誤，但是第二種看法，深刻得多了。天主創造世界，運用自然人工，經世界而洪施恩澤，這都顯示天主的愛。自然，勞動：並不減削天主的愛，人並不能因此拋開天主。祈禱能透過外表，發現深奧的內蘊；祈禱不受中間剝削，直接和天主的愛繫聯。

### △求靈蹟▽

上節論日常所需，雖然表面與祈禱無關，取諸自然，靠工作得來，但我們依舊該祈禱；求麵包，不是兒戲，不是形式。現在進一步論求靈蹟的祈禱了。求靈蹟的例子，福音上俯拾即是，不勝枚舉。靈蹟越出常軌，需要天主破格調度。天主教祈禱的目標，

靈蹟也包括在內。

我們不證明靈蹟的可能性，這不屬本文範圍。只請讀者注意一點：假使世運人事不是受強制性的定命支配，誰也不能否認靈蹟的可能性。照我們所認識的自然法則，現代哲學中沒有一派堅持自然法則無法更改的。

同一原因，同一能力，能有不同的效果。疾病到某一階段，能轉好，也能致死。天主能規定祈禱爲好轉的因素。卡勒爾醫師說：『我們可以證明祈禱影響人的身靈，和證明內分泌腺的作用一樣。我以醫師的立場來說：我曾見許多病人經過各種治療，不見功效，歛心祈禱後，竟告勿藥，恢復健康，這是克服『自然法則』的惟一武器。有時祈禱瞬息奏效，衆目昭彰，我們名之爲『靈蹟』。

疾病霍然而愈，如細胞組織突然平復如常，分析自然因素，沒法解釋。除非天主也受自然法則限制，否則一定是他運用另一種力量，表示自己注意愛護病者。

我們論祈求靈蹟，以上述原則爲根據，而祈禱本身也是這原則強有力的證明。教友在危急之際，祈求靈蹟，一面深知自己無能爲力，一面抱着熱切真摯的希望：『永生的天主，我向你呼號，請你垂憐。』當着生死關頭，這種呼聲是歌頌天主真美善的

惟一方法。耶穌在山園中，憂悶至極，哀求聖父說：『假使可能，請你使這苦僞遠離我。』我們教友恐懼絕望的時候，都該發出同樣的哀呼。

祈求靈蹟，不是要改變天主的決定，相反，祈禱是實行天主的決定，服從天主的意旨。不是祈禱催促天主發顯靈蹟，是天主願意因祈禱而發顯靈蹟，祈禱是我付出的代價，是我履行的條件。

但是我們不能預測天主的計劃，不知道天主是否願意顯靈蹟，因此該事先接受天主的決定，俯首服從，信任天主，完全聽憑天主自由措置，不把天主看成想像中的凡人。這種決心正是崇拜天主的最好表示。Jacques Rivière 分析祈禱者的心理說：『祈禱時天主與人競爭，互相推讓，各顯慷慨。祈禱者一面像要一切，一而又像什麼都不要，這可以說是人類情感的最高表現，希望與服從保持平衡，熱情與節制各臻絕頂，不相侵犯。祈禱者愛天主，深信天主會答應他的要求；他愛天主，怕所求不遂，引起別人的譏議；爲防患未然，他遏止最熱切的希望，竟然宣佈完全聽憑天主，天主的意見是他的意思，他事先簽字贊同。他向天主說：這爲我的確是一極大的打擊，請你饒我吧。假使你不肯，那末我就接受你的辦法；你要的，我也要，這爲我不是也如願以

償嗎？」

三十

這一段話指出祈禱時服從與希望並不矛盾。服從並不打碎希望，熄滅熱忱。天主教的修養工夫，不是剷除情感使人變成槁木死灰。大難臨頭，愛懼戰慄，熱望解脫，竭力掙扎，鍛鍊出服從的勇氣，愛懼希望正顯出服從的價值。祈禱是人和天主，和內心的鬥爭；天主與祈禱者的勝利繫乎本身的努力：『但是父，照你意思做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』瑪爾谷福音十四章三六節

祈禱對於疾病患難可能得不到意外的改善，對於靈魂，對於內心，却發生作用，因此他的處境，澈底改變了。誰不恨病痛困苦？這人竟甘心忍受，不怨不尤，這不是頂大的奇蹟嗎？『他（耶穌）重新用一樣的話祈禱：他回去對他們（宗徒）說：够了，時候到了，起來，迎上去！』瑪爾谷福音十四章三九至四二節 聖安德肋能從十字架上跳下來，果然是一奇蹟，但是釘在十字架上還高興歡呼：『好十字架，渴望的十字架，心愛的十字架：』這不算奇蹟嗎？

因此天主教的祈禱，不論是孩子的祈禱，聖賢的祈禱，都是和天主聯合。天主教

的祈禱，不論用什麼方式，有什麼動機，總離不開這目標。天主教祈禱的價值，也完

全因爲這一點。教友祈禱時，對於這目標，有絕對把握，因爲即使脫口而出，未經思索，也是天主聖神暗中激發的，聖神在我們靈魂的深處發出神妙的呼聲。天人的聯絡因此樹立。我們向天主說的話，也就是天主答覆我們的話。這真是奇怪的對話：回答先於發問。宗教的理想，因此實現：兩愛相會。

## 結 論

天主教的祈禱，是古今各式祈禱的總結與完成。我們每人同時是原始人，是哲學家，是舊約先知，是得道聖賢。原始民族祈禱的熱情天真，關切生活；哲學家祈禱的莊嚴隆重，恪守分寸；得道聖賢悵望天地的距離，渴願神人的交融；舊約先知得天主耳提面命，心如膏火，只求天主的顯榮：這一切經天主教吸收淬礪而超脫昇華。

天主教祈禱的形式，有時和教外祈禱類似，聖十字架若望的話很像佛教徒的口吻，基督聲聲不離愛字，而教友還諷誦舊約上復仇洩恨的聖詠，我們對此不必驚訝。禱詞雖同，而意義已經蔚然一新。

教友求物質的便利，却懷着一顆超世的心，知道世事浮雲，只希望生命。真正的



生命。

教友祈禱時，好像和天主劍拔弩張，不得不休，但他明知祈禱的浪聲是天主在自已心中發出的，祈禱不是爭辯，是天主與天主在我心中密談。

教友祈求天主，和求人一樣，好像天主也喜怒哀樂，變化多端，實際他知道『多愁善感，倏動倏靜』的天主，只是偶像，他還懂得哲學家眼中『不屑一顧世界』的天主，也是偶像，和前一尊同樣粗製濫造的偶像。天主雖然沒有情感的衝動，但他無限的愛，包蘊超越人類的情感。

哈爾那克說：『基督的教會，不是普通的宗教，只有基督的教會纔是宗教。誰不認識它，根本不懂宗教是何物；誰知道它的歷史，也就知道一切宗教的歷史。』

同樣，我們該說：天主教祈禱，不是祈禱的一種，只有天主教的祈禱，纔是祈禱。

實際，世界只有一次祈禱：基督祈禱的廣續。『期期艾艾，張口想說的是我，出聲說話的却是基督。』在基督中，我們成爲天主的子女；從基督手中，我們接受了天主子女的心情；經過基督，我們投入天主聖父的懷抱。

24  
442144  
(5)

442144

(5)